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詐偽篇第六十

述意部

夫至道無隔貴在忠言故出其言善則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咫尺如聾但教流末代人法訛替或憑真以構偽或飾虛以詐真良由人懷邪正故法通真俗名利既侵則我人逾盛現親尚無附之況元來疎薄故難交友故經曰直心是道場不虛假故也

詐親部

如禰寶藏經云一切奸猾諂僞詐惑外狀似直內懷
奸私是故智者應察真僞爲如往昔有婆羅門其年
既老耽娶小婦婦嫌夫老傍姪不已勸夫設會請諸
少壯婆羅門等夫疑有妄不肯延致前婦之子墮於
火中爾時少婦眼看不捉婆羅門言兒今墮火何故
不捉婦卽答言我自少來唯近已夫不近餘男云何
令我捉此男子老夫聞已謂如其言便設大會集婆
羅門爾時少婦便共交通老夫見已心懷忿恨卽取
寶物棄婦而去於其路中見一婆羅門便共爲伴至
暮共宿明旦前行語老婆羅門言於昨宿處有一艸
葉著我衣裳我自少來無侵世物欲還草葉歸彼主
人爾且停住待我往還老婆羅門淡信其言倍生愛
敬許當住待詐捉草葉入溝偃卧良久乃還葉云歸
了老婆羅門因便利故卽以寶物而用寄之此人尋
後齋寶便走老婆羅門見偷已物惋彼不已小復前
行憩一樹下見一鸛雀口中銜草語諸鳥言我等共
相憐愍集會一處而共住止爾時諸鳥皆信其言而
來聚集時此鸛雀起鳥飛後就他巢窠啄卵而食諸
鳥將至更復銜草諸鳥知諂悉捨而去於此樹下更
經少時見一外道出家之人身被衲衣安行徐步口

云去去衆生老婆羅門而問之言何以並行口唱去去外道答言我出家人憐愍一切畏傷蟲蟻是故耳爾時婆羅門見其此語淡生篤信尋至其家於其暮宿但聞歌儻之聲便出看之乃見出家外道住室有一地孔內出婦女與其交歡彈琴儻戲老婆羅門見已天下萬物無一可信故說偈言

不捉他男子

以艸還主人

鶴雀詐銜草

外道畏蟲傷

口言唱去去

如是詐諂僞

都無可信者

來苦實難當

故涅槃經云佛言如我昔日所說偈言

一切江河

必有迴曲

一切叢林

必名樹木

一切女人

必有諂曲

一切自在

必受安樂

詐毒部

如禰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多作種種因緣欲得殺佛然不能得時南天竺國有婆羅門來善知咒術和合毒藥提婆達多卽合毒藥以散佛上風吹此藥反墮已頭上卽便悶絕躡地欲死醫不能治阿難白佛言世尊提婆達多被毒欲死佛憐愍故爲說實語我從菩薩成佛已來於提婆達多常生慈悲無有惡心者

毒當自滅作是語已毒卽消滅諸比丘言希有世尊
提婆達多恒起惡心於如來如來云何猶故治之佛
言非但今日惡心向我過去亦爾卽問佛言惡心於
佛其事云何佛言過去之世迦尸國中有波羅柰城
有二輔相一名斯那二名惡意斯那常順法行惡意
恒作惡行好爲讒構而語王言斯那欲作惡逆王卽
收閉諸天善神於虛空中出聲而言如此賢人實無
過罪云何拘縛第二惡意劫王庫藏反著斯那王亦
不信王言捉此惡意付與斯那仰使斷之斯那卽教
惡意向王懺悔惡意自知有罪便走向毗提醯王所
作一寶篋盛二惡蛇其毒具足令毗提醯王遣使送
與彼國王并及斯那二人共看莫示餘人王見寶篋
極以嚴飾心大歡喜卽喚斯那欲共發看斯那答言
遠來之物不得自看遠來果食不得自食何以故彼
有惡人或能以惡來見中傷王言我必欲看慇懃三
諫王不用語復白王言不用臣語王自看之臣不能
看王卽發看兩眼盲冥不見於物斯那憂苦愁悴欲
死遣人四出徧歷諸國遠覓良藥旣得好藥以治王
眼平復如故爾時王者舍利弗是爾時斯那者我身
是爾時惡意者提婆達多是也

詐貴部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迦尸時有弗盧醯大學婆羅門爲國王師常教學五百弟子時婆羅門家生一奴名迦羅呵常使供給諸童子等是奴利根聞說法言盡能憶持此一時共諸童子小有嫌恨便走他國詐自稱言我是盧醯婆羅門子字耶若達多語此國師言我是波羅柰國王師弗盧醯子故來至此欲從大師學婆羅門法師答言可爾是奴聰明本已曾聞今復重聞聞悉能持其師大喜卽令教授五百門徒汝代我教我當往來王家是師無有男兒唯有一女卽告之曰耶若達多當用我語汝莫還國我今以女妻汝答言從教共作生活家漸豐樂耶若達多爲人難可婦爲作食恒瞋生熟不能適口婦常念言脫有行人從波羅柰國來者當從彼受飲食法然後供養夫主彼弗盧醯婆羅門具聞是事便作是念我奴迦羅呵逃在他國當往捉來或可得直便詣彼國時奴與諸門徒詣園遊戲在於中路遙見本主卽便驚怖密語門徒汝等還去各自誦習門徒去已便到主前頭面禮足白其主言我來此國稱道大家是我之父便投此國師大學經

典與女爲婦願尊今日勿彰我事當與奴直奉上大
家主婆羅門善解世事卽答言汝實我兒但早發遣
奴卽將主歸家告家中言我所親來其婦歡喜爲辦
種種飲食奉食訖已伺小空閑密禮婆羅門足而問
之曰我奉事夫飲食供養常不可意願尊指授本在
家時何所食噉常如先法爲作飲食客婆羅門便卽
瞋恚而作是念如是如是困苦他女汝但速發遣我
我臨去時教汝一偈使夫無言女聞歡喜辭出而退
卽語夫言尊婆羅門故從遠來宜早發遣夫卽念言
如婦所說宜應早遣莫令久住恐言漏失損我不少
便大與財物教婦作食自行供之夫爲曹主求伴不
在婦奉食訖禮足辭別請求先偈卽教偈言

無親遊他方

欺誑天下人

麤食是常食

細食復何嫌

今與汝此偈若彼瞋恚嫌食惡時便在其邊背面微
誦令其得聞作是教已便還本國是奴送主去已每
至食時還復瞋恚婦於夫邊試誦其偈夫聞是偈心
卽不喜便作是念咄是老物發我瞋穢從是已後常
作軟語求婦不瞋恐婦向人說其陰私佛告諸比丘
時本主弗盧醯婆羅門者卽我身是時奴迦羅呵者

今闍陀比丘是彼於爾時已曾恃我凌他今復如是恃我勢力陵易他人

詐怖部

如智度論云一切諸法皆是虛誑衆生愚癡不識親疎瞋罵加害乃至奪命起此重罪故墮三塗受無量苦譬如山中有一佛圖彼中有一別房房中有鬼頻來恐惱道人故諸道人皆捨房去有一客僧來維那處分令住此室房而語之言此房中有鬼神喜惱人能住中者住客僧自以持戒力多聞故言小鬼何所能爲我能伏之卽入房住暮更有一僧來求此住處維那亦令在此房住亦語有鬼惱人其人亦言小鬼何所能爲我當伏之先入者閉戶端坐待鬼後來者夜闍打門求入先入者謂爲是鬼不爲開戶後來者極力打門在內僧人以力拒之外者得勝排門得入內者打之外者亦打至旦相見乃是故舊同學識已各相愧謝衆人雲集笑而怪之衆生亦復如是五陰皆虛無我無人取相關諍橫加毒害若披解在地但有骨肉無人無我是故菩薩語衆生言汝等莫於根本空中鬪諍人身尚不可得何況值佛

詐畜部

如舊襍譬喻經云。管有婦人。富有金銀。與男子交通。盡取金銀衣物。相逐俱去。到一急水河邊。男子語言。汝持財物來。我先度之。當還迎汝。男子度已。便走不還。婦人獨住水邊。憂苦無人可救。唯見一野狐。捕得一鷹。復見河魚。捨鷹拾魚。魚既不得。復失本鷹。婦語狐曰。汝何太癡。貪捕其兩。不得其一。狐言。我癡尚可。汝癡劇我也。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非時連雨。七日不止。諸放牧者。七日不出。時有餓狼。饑行求食。徧歷七村。都無所得。便自剋責。我何薄相。經歷七村。都無所得。不如守齋。住還山林。自於窟穴。咒願言。使一切衆生。皆得安隱。然後攝身安坐。閉目。帝釋至齋。日月乘伊羅白龍象。觀察世間。持戒破戒。到彼山窟。見狼閉目。思惟便作是念。咄哉狼獸。甚爲奇特。人尚無此心。況此狼獸。而能如是。便欲試之。知其虛實。釋卽變身。化爲一羊。在窟前住。高聲命群狼。時見羊。便作是念。奇哉齋福。報應忽至。我遊七村。求食不獲。今暫守齋。餽饈自來。厨供已到。但當食已。然後守齋。卽便出穴。往趣羊所。羊見狼來。便驚駢走。狼便尋逐。羊去不住。追之既遠。羊化爲狗。方口耽耳。反來逐狼。急聲喚之。狼見狗來。驚怖還走。狗急追之。劣乃

得免還至窟中便作是念我欲食彼反欲噉我爾時
帝釋便於狼前作跛脚羊鳴喚而住狼作是念前者
是狗我饑悶眼華謂爲是羊今所見者此真是羊復
更諦觀看耳角尾真實是羊便出往趣羊復驚走驕
逐坐得復化作狗反還逐狼亦復如前我欲食彼反
欲見噉時天帝釋卽於狼前化爲羔子鳴群喚母狼
便瞋言汝作肉段我尚不出況爲羔子而欲見欺還
更守齋靜心思惟時天帝釋知狼心念還齋猶作羊
羔於狼前住狼便說偈言

若真實是羊 猶故不能出 況復作虛妄

如前恐怖我 見我還齋已 汝復來見試

假使爲肉段 猶尚不可信 況作羔羊子

而詐喚咩咩

於是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出家人 持戒心輕漂 不能捨利養

猶如狼守齋

又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乃往古管有一摩納在山
窟中誦刹利書有一野狐住其左右專聽誦書心有
所解作是念言我解此書語足堪作諸獸中王作是
念已便起遊行逢羸瘦野狐便欲殺之彼言何故殺

我答言我是獸王汝不伏我是以相殺彼言願莫殺我我當隨從於是二狐便共遊行復逢一狐又欲殺之問答如上亦言隨從如是展轉伏一切狐便以群狐伏一切象復以衆象伏一切虎復以衆虎伏一切師子遂權得爲王旣作王已復作是念我今爲獸中王不應以獸爲婦便乘白象率諸群獸不可稱數圍迦夷城數百千市王遣使問汝諸群獸何故如是野狐答言我是獸王應娶汝女與我者善若不與我當滅汝國還白如此王集群臣共議唯除一臣皆云應與所以者何國之所恃唯賴象馬我有象馬彼有師子象馬聞氣惶怖伏地戰必不如爲獸所滅何憺一女而喪一國時一大臣聰獻遠略而白王言臣觀古今未曾聞見人王之女與下賤獸臣雖弱昧要殺此狐使諸群獸各各散走王卽問言何計將兵馬出大臣答言王但剋期戰日先當從彼求索一願願令師子先戰後吼彼謂吾畏必令師子先吼後戰王至戰日當勅城內皆令塞耳王用其語遣使剋期共求上願至于戰日復遣信求然後出軍軍鋒欲交野狐果令師子先吼野狐聞之心破七分便於象上墜落于地於是群獸一時散走佛以是事而說偈言

野狐憍慢盛 欲求其眷屬 行到迦夷城

自稱是獸王 人憍亦如是 領統於徒眾

在摩竭之國 法主以自號

爾時迦夷王者我身是聰叡大臣者舍利弗是野狐

王者調達是諸比丘調達往管詐得眷屬今亦如是

故佛說偈云

善人共會易 惡人共會難 惡人共會易

善人共會難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管有一河

名波利耶多隋言彼節時彼河岸有一人是結華鬘師其

人有園在彼河側而彼河內時有一龜從水而出至

華園中求食而行處處經歷躡壞其華時彼園主見

龜壞華園主即捉置於一筐篋中將欲殺食彼龜作

念云何得脫此難作何方便誑此園主即向園主而

說偈言

我從水出身有泥 汝且置華洗我體

我身既有泥不淨 恐畏汗汝篋及華

時彼園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龜善言教我今不得不

取其言我洗其身勿令泥汗我之華篋作是念已即

手執龜將向水所欲洗龜身是時彼人即提龜出置

於石上抄水欲洗是時彼龜出大筋力忽投沒水時
華鬘師見龜沒水作如是言奇哉是龜乃能如是誑
逗於我我今還可誘誑是龜使令出水時華鬘師卽
向彼龜而說偈言

賢龜諦聽我作意

汝今親舊甚衆多

我作華鬘繫汝咽

恣汝歸家作喜樂

爾時彼龜作如是念此華鬘師妄言誑我彼師母患
著牀其姊採華造鬘欲賣以用活命今作是言定是
誑我欲食我故誘我出耳是時彼龜向華鬘師而說
偈言

汝家造酒欲會親

廣作種種諸味食

汝至家內作是語

龜肉煮已脂糝頭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欲知彼時入水龜者
我身是也華鬘師者魔波旬是其於爾時欲誑惑於
我而不能著今復欲誑何由可得又佛告諸比丘言
我念往昔於大海中有一大虬其虬有婦身正懷妊
忽然思欲獼猴心食以是因緣其身羸瘦痿黃宛轉
戰慄不安時彼特虬見婦身體如是羸瘦無有顏色
見已問言賢善仁者汝何所患欲思何食我不聞汝
從我索食何故如是時其特虬默然不報其夫復問

汝今何故不向我道婦報夫言汝若能與我隨心願
我當說之若不能者我何暇說夫復答言汝但說看
若可得理我當方便會覓令得婦卽語言我今意思
獼猴心食汝能得不夫卽報言汝所須者此事甚難
所以者何我居大海猴在山樹何由可得婦言奈何
若不得是物此胎必墮我身不久恐取命終是時其
夫復語婦言賢善仁者汝且容忍我今求去若成此
事淡不可言則我與汝並皆慶快爾時彼虬卽從海
出至於岸上去岸不遠有一大樹名優曇婆羅隋言水願
時彼樹上有一大獼猴在於樹頭取果子食是時彼
虬旣見獼猴在樹上坐食於樹子見已漸漸到於樹
下到已卽便共相慰喻以美語言問訊獼猴善哉善
哉婆私師吒在此樹上作於何事不甚辛勲受苦惱
耶求食易得無疲倦不獼猴報言如是仁者我今不
大受於苦惱虬復重更語獼猴言汝在此處何所食
噉獼猴報言我在優曇婆羅樹上食噉其子是時虬
復語獼猴言我今見汝甚大歡喜徧滿身體不能自
勝我欲將汝作於善友共相愛敬汝取我語何須住
此又復此樹子少無多云何乃能此處願樂汝可下
來隨逐於我我當將汝度海彼岸別有大林種種諸

樹華果豐饒。獼猴問言。我云何得至彼處。海水深廣甚難越度。云何堪度。是時彼虬報獼猴言。我背負汝將度彼岸。汝今但當從樹下來。騎我背上。爾時獼猴心無定故。狹劣愚癡。心生歡喜。從樹而下。上虬背上。欲隨虬去。其虬内心生如是念。善哉善哉。我願已成。卽欲相將至。自居處及獼猴俱沒於水。猴問虬言。善友何故忽沒於水。虬卽報言。我婦懷妊。彼如是思。欲汝心食。以是因緣。我將汝來。爾時獼猴作如是念。嗚呼。我今甚不吉利。自取磨滅。作何方便而得免此急速厄難。不失身命。復如是念。我須誑虬作是念。已而語虬言。仁者善友。我心畱在優曇婆羅樹上。寄著不持。將行仁於當時。云何不依實語。我知今須汝心。我於當時。卽將相隨。善友還迴。放我取心得已。還來爾時。彼虬聞獼猴語已。二俱還出。獼猴見虬欲出水岸。是時獼猴努力奮迅。捷疾跳躑。出大筋力。從虬背上跳下。上彼優曇大樹之上。其虬在下。少時停待。見猴淹遲不下。而語之言。親密善友。汝速下來。共汝相隨。至於我家。獼猴默然不肯下樹。虬見獼猴經久不下。而說偈言。

善友獼猴得心已

願從樹上速下來

我當送汝至彼林

多饒種種諸果樹

爾時彌猴作是思惟此虬無智卽說偈言

汝虬計校雖能寬

而心智慮甚狹劣

汝但審諦自思忖

一切衆類誰無心

彼林雖復子豐饒

及諸菴羅等妙果

我今意實不在彼

寧自食此優曇婆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當知彼時大彌猴者我身是也

彼虬者魔波旬是於時猶尚誑惑於我而不能得今

復欲將世間五欲之事而來誘我豈能動我此之坐

處又禰寶藏經云管有鳥梟其相怨憎鳥待晝日知

梟無見踰殺群梟散食其肉梟便於夜知鳥眼闇復

啄群鳥開罩其腹亦復散食畏晝畏夜無有竟已有

一智鳥語衆鳥言已爲怨憎不可求解終相誅滅勢

不兩全宜作方便殄覆諸梟然後我等可得歡樂若

其不爾終爲所敗衆鳥答言當作何方得滅讐賊智

鳥答言爾等衆鳥拔我毛羽破我頭我當設計要令

殄覆卽如其言憔悴形容向梟穴外而自悲鳴聞其

聲已便言今爾何故破傷來至我所鳥語梟言衆鳥

讐我不得生活故來相投以避怨惡時梟憐愍遂便

養給恒與殘肉日月轉久毛羽平復鳥作微計銜乾

樹枝并諸艸木著梟穴中似如報恩梟語鳥言何用是爲鳥卽答言孔穴之中純是冷石用此草木以御風寒梟以爲爾默然不答而鳥於是卽求守孔穴作給使令用報恩時會梟雪寒風猛盛衆梟率爾來集孔中鳥得其便尋生歡喜銜牧人火用燒梟孔衆梟一時於孔焚滅爾時諸天說偈言曰

諸有宿嫌處 不應生體信 如鳥詐託善

焚滅衆梟身

又六度集經云管者菩薩爲孔雀王從妻五百棄其舊匹欲娶青雀爲妻其青雀唯食甘露好果孔雀爲妻曰行取之其國王夫人有疾夢覩孔雀云其肉可爲藥寤已啓聞王令獵士疾行索之夫人曰有能得之者娉以季女賜金千斤國諸獵士分布行索覩孔雀王從一青雀在常食處卽以蜜麩每處塗樹孔雀輒取以供其妻射師以蜜麩塗身踞坐而候孔雀取麩人應手獲之焉孔雀曰子之勤身必爲利也吾示子金山可爲無盡之寶子原吾命矣獵者又曰大王賜吾千斤金妻以季女豈信汝言乎剋以送獻汝矣孔雀見王曰大王懷仁潤無不周願納微言乞得少水吾以慈咒服之疾瘳矣若其無効受罪不晚王順

其意夫人服之衆疾皆瘳華色煒曄宮人皆然舉國
歎王弘慈全孔雀之命獲延一國之壽孔雀曰願得
投身于彼大湖并咒其水率土黎民衆疾可瘳若有
疑妄願以杖捶吾足王曰許可孔雀如之國人飲水
並皆得力聾聽盲視瘖語臂伸衆疾皆然夫人疾除
國人並得無病兼無害孔雀之心孔雀具知向王陳
曰受王生潤之恩吾報濟一國之命報畢乞退王曰
可爾雀卽翔飛升樹重曰天下有三癡王曰何謂三
耶一者吾癡二者獵士癡三者大王癡王曰願釋之
也雀曰諸佛重戒以色爲火燒身危命貪色之由也
吾捨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青雀索食供之有如僕使
爲狂網所得殆危身命斯吾癡也獵者之癡吾至誠
之言捨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信夫人邪僞之欺望
季女之妻覩世狂愚皆斯類矣損佛真誠之戒信鬼
魅之欺酒藥姪亂或度破門之禍或歿入太山其苦
無數思還爲人猶無羽之鳥欲飛升天豈不難哉姪
婦之妖蠱喻彼魑魅靡不由之亾國危身而愚夫尊
之萬言無一誠也而射師信之斯謂獵者愚矣王得
天醫除一國疾諸毒都滅顏如盛華巨細欣賴而王
放之王始欲殺吾以囚療夫人疾斯謂王愚矣佛告

舍利弗孔雀王者自是之後周旋八方輒以神藥慈
心布施愈衆生病孔雀王者吾身是也國王王者舍利
弗是也獵者調達是也夫人者調達婦是菩薩慈慧
度無極行布施如是又禰寶藏經云佛言乃往過去
時有蓮華池多有水鳥在中而住時有鸛雀在於池
中徐步舉腳諸鳥皆言此鳥善行威儀徐序不惱水
性時有白鵝而說偈言

舉脚而徐步 音聲極柔輒 欺誑於世間
誰不知諂讒

鸛雀語言何爲作此語來共作親善白鵝答言我知
汝諂讒終不親善汝欲知爾時鵝者卽我身是也爾
時鸛雀者今提婆達多是也又禰寶藏經云佛言於
過去世雪山之側有山雞王多將雞衆而隨從之雞
冠極赤身體甚白語諸雞言汝等遠離城邑聚落莫
與人民之所噉食我等多諸怨嫉好自慎護時聚落
中有一猫子聞彼有雞便往趣之在於樹下徐行低
視而語雞言我爲汝婦汝爲我夫而汝身形端正可
愛頭上冠赤身體俱白我相承事安隱快樂雞說偈
言

猫子黃眼愚小物 觸事懷害欲噉食

不見有畜如此婦

而得壽命安隱者

爾時雞者我身是也爾時猫者提婆達多是也管於過去欲誘誑我今日亦復欲誘誑我索我徒衆頌曰

姦情詐癡

今信匪疑

僞現依附

虛誑來隨

外親內損

夙夜侵移

久共同住

方覺相欺

惰慢篇第六十一

述意部

夫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者多其事略三一則勢利榮名

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脂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畧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淡甘脂肥濃爲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故求道無從可得如水火擁之然之則其用彌全決之散之則其勞彌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勢微則質重是以思之則之實由勤功而悟道惰之慢之良由貪聲色而障聖所以釋氏震法鼓於鹿苑夫子揚德音於耶魯尚耳目所不聞豈心識之能契也

引證部

如薩婆多論云波羅提木叉之戒五道而言唯人道

得戒餘四不得如天道以著樂深重不能得戒如管
一時大目連以弟子有病上忉利天以問耆婆正值
諸天人歡喜園爾時目連在於路側立待一切諸天
無顧看者唯耆婆後至顧見目連向舉一手乘車直
過目連自念此本人間是我弟子今受天福以著天
樂都失本心卽以神力制車令住耆婆下車禮目連
足目連種種因緣呵責耆婆答目連曰以我人中爲
大德弟子是故舉手問訊頗見諸天有爾者不有時
目連勸誡釋提桓因佛世難值何不數數相近諮受
正法帝釋欲解目連意故遣使勅一天子令來反覆
三喚猶故不來後不應已而來帝釋白目連曰此天
子唯有一天女一妓樂以自娛樂以染欲情深雖復
命重不能自割故不肯來況作天主種種宮觀無數
天女須食自然百味百千妓樂以自娛樂視東忘西
雖知佛世難遇正法難聞而以染樂纏縛不得自在
知復如何三塗苦難無緣得戒人中唯三天下得戒
比鬱單越無有佛法不得戒以福報障并愚癡故不
受聖法又善見律云時有六群比丘自身在下請法
人在高而爲說法以慢法故佛呵責之佛語比丘往
管波羅柰國有一居士名曰車波加其婦懷妊思菴

羅果語其婿言我思菴羅果君爲我覓其夫答言此非果時我云何得婦語夫言君若不得我必當死夫聞婦語心自念言唯王園中有非時果我當往偷作是念已卽夜入王園取果未得明相已出不得出園於是樹上藏住時王與婆羅門入園欲食菴婆羅果婆羅門在下王在高座婆羅門爲王說法偷果人樹上自念言我偷果事應合死因王聽婆羅門說法我今得脫我今無法王亦無法婆羅門亦無法何以故我爲婦故而偷王果王由憍慢故師在下座自在高座而聽說法婆羅門爲貪利養故自在下座爲王說法我今三人相與無法我今得脫卽便下樹往至王前而說偈言

二人不知法 二人不見法 教者不依法

聽者不解法 爲是飲食故 我言是無法

爲以名利故 毀碎汝家法

王聞此偈怒偷果人罪我爲凡時尚見非法況今成佛汝諸弟子爲下人說法時偷果人者我身是也又智度論云如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出家求道一人持戒誦經坐禪一人廣求檀越修諸福業至釋迦佛出世一人生長者家一人作大白象力能破賊長者

子出家學道得六神通阿羅漢而以薄福乞食難得
他日持鉢入城乞食徧不能得到白象廐見王供象
種種豐足語此象言我之與汝俱有罪過象卽感信
三日不食守象人怖求覓道人見而問言汝作何術
令王白象病不能食耶答曰此象是我先身時弟共
於迦葉佛時出家學道我但持戒誦經坐禪不行布
施弟但廣求檀越作諸布施不持戒不學問以其不
持戒誦經坐禪故今作此象大修布施故飲食備具
種種豐足我但行道不修布施故今雖得道果乞食
不能得以是事故因緣不同雖值佛世猶故饑渴又
百喻經云咎外國節度之日一切婦女盡持優鉢羅
華以爲鬘飾有一貧人其婦語言爾若能得優鉢羅
華來與我爲爾作妻若不能得我捨爾去其夫先來
常善能作鴛鴦之鳴卽入王池作鴛鴦鳴偷優鉢羅
華時守池者而作是問池中者誰而此貧人失口答
言我是鴛鴦守者捉得將詣王所而於中道復更和
聲作鴛鴦鳴守池者言爾先不作今作何益世間愚
人亦復如是終身殘害作衆惡業不習心行使令調
善臨命終時方言今我欲得修善獄卒將去付閻羅
王雖欲修善亦無所及如彼愚人欲到王所作鴛鴦

鳴又百喻經云。管有大富長者。左右之人欲取其意。皆盡恭敬。長者嚙時。左右侍人以脚踏却。有一愚者。不及得踏。而作是言。若嚙地者。諸人踏却。欲嚙之時。我當先踏。於是長者正欲咳嚙時。此愚人即便舉脚。蹋長者口。破脣折齒。長者語言。汝何以故蹋我脣口。愚人具答所由。故嚙未出。舉脚先蹋。望得汝意。凡物須時。時未及到。強設功力。反得苦惱。以是之故。世人當知時與非時。頌曰。

惰學迷三教 問者不知一
合萼不結核 敷華何得實
徒生高慢心 陵他非好畢

墜落於闇道 關閉牢深密 一入百千年
萬億苦切逼 對苦悔無知 方由惰慢楮
聖人善取譬 愚智須明律 英雄慢法時
焉知悔今日

感應緣 略引
八驗

晉抵世常奉法驗

莊子驗

列女傳驗

文子驗

孫卿子驗

鹽鐵論驗

晉平公驗

論衡驗

晉抵世常至晉太康中有富人居時禁晉人作沙門常奉法不懼憲綱潛於宅中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其中比丘來者不憚後有僧來姿形頑陋衣弊足泥常遂作禮命奴洗足僧曰恒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曰老病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現八尺形容儀炎偉飛行而去常撫膺自撲泥中家內僧尼行路五六十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奇香芬氲

一月留宅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曰菴囊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嘗行得遺金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慚棄金於野速尋師而學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聞先王之道言不知學問之大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支形乎動靜小人學出乎口入乎耳耳目之間四寸

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

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
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西施澤香不能
加嫫母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
對曰暮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
而學者如日中之炎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
明孰與昧行平公曰善哉
論衡曰手中無錢而之市決貨貨主必不與也夫胃
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校譌

第十九紙

五行勞疑當作勢六行則之之則宋南藏作惻

第二十四紙

三

行脂宋南藏作暗

音釋

驕

百昆切走也

咩

莫者切羊鳴也

麩

齒沼切乾糧也

耶

側鳩切與鄒同

楮

先結切限

也鏤

郎豆切雕刻也

常顛居士嚴濟施贊刻此

法苑珠林第六十七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真

州王國英書

溧水毛有光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破邪篇第六十二之一

述意部

蓋聞三乘啓轍諸子免火宅之災八正開元群生悟
無爲之果是故慈雲降潤不別芳蘭慧日流輝寧分
岸谷且立教坐範盡妙竊微發志生情難量叵測雖
周孔儒術莊老玄風將欲方茲迴非倫擬其有帝代
賢士今古明君咸共遵崇無乖敬仰欲使玉壘異價
涇渭分流製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染

撰述
俗之自然與因果之正路挫邪智之虛角杜異見之
妄言求珠之寶心開觀象之偽識正自非德均真際
體合無生豈能契此玄門履之一實者也

引證部

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有長者名阿那邠邠其家大
富不可稱計爾時滿富城中有長者名曰滿財亦大
富饒財復是邠邠少小舊好共相敬愛邠邠長者恒
有千萬寶貨在滿富城中販賣使滿財長者經紀然
滿財長者亦有數千萬寶在舍衛城中販賣使邠邠
經紀是時邠邠有女名須摩提顏貌端正如桃華色
世之希有爾時滿財見須摩提女端正見已問邠邠
曰此是誰家女邠邠報曰是我所生滿財曰我有小
息未有婚對可適貧家不時邠邠報曰事不宜爾滿
財問曰以何等故邠邠報曰種姓財貨足相訓匹所
事神祠與我不同此女事佛汝事外道以是之故不
赴來意滿財報曰我等所事自當別祀此女所事別
自供養邠邠報曰我女設當適汝家者彼此各出財
寶不可稱計滿財問曰汝今索幾許財寶邠邠報曰
我今須六萬兩金是時長者即與六萬兩金邠邠以
方便前却猶不能使止語彼長者曰設我嫁女當往

問佛若有教勅我當奉行是時阿那邠邸卽往至世尊所白世尊曰須摩提女爲滿富城中滿財長者所求爲可與不世尊告曰若須摩提女適彼國者多所饒益度脫人民不可稱量聞已禮退還至家中共辦飲食與滿財長者滿財問曰我不用食但嫁女與我不耶邠邸報曰欲爾者便可却後十五日使兒至此作是語已便退而去是時滿財長者辦具所須乘葆羽之車從八十由延內來邠邸復莊嚴已女乘葆羽之車將女往迎中道相遇滿財得女便將至滿富城中人民之類各作制限若此城中有女出適他國者當重刑罰若他國娶婦將入國者亦重刑罰爾時彼國有六千梵志國人所奉制限有言犯者當飯六千梵志長者自知犯制卽飯六千梵志梵志所食純食豬肉及重釀之酒又梵志所著衣服或被白氎或被毳衣以衣偏著右肩半身露現卽白時到入長者家長者見來膝行前迎恭敬作禮最大梵志舉手稱善揖長者頃往詣座所各隨坐訖時長者語須摩提女曰汝自莊嚴向我師禮須摩提女報曰止止大家我不堪任向裸形人禮長者報曰此非裸形但所著衣是其法服須摩提女報曰此無慚愧之人皆共露形

有何法服之用世尊所說世人所貴有慚有愧若無此二則尊卑無異共豬犬無別我實不堪向作禮拜時須摩提夫語其婦曰汝今可起向我師作禮此諸人等皆是我所事天婦報曰且止我不禮此無慚愧裸形人令我向驢犬作禮夫曰勿作是言自護汝口勿有所犯此非驢非狗但所著之衣正是法衣是時須摩提女涕零悲泣顏色變異並作是說寧斷命根終不墮此邪見之中時六千梵志各共高聲何故使此婢罵詈乃爾是諸梵志已食少多便去是時滿財長者在高樓上煩冤愁惋我今取此人來便爲破家辱我門戶時有梵志名曰脩跋得五神通往長者家上高樓上與長者相見梵志問長者曰何故愁憂長者報曰昨因爲兒娶婦具說前緣梵志報曰此女所事之師皆是梵行之人今日現在甚奇甚特長者問曰汝爲外道異學何故歎譽沙門釋子有何神德有何神變梵志報曰欲聞神德今麤說原此女所事之師最小弟子名曰均頭沙彌飛來詣阿耨達泉洗垢之衣阿耨大神天龍鬼神皆起前迎恭敬問訊善來人師可就此坐却後坐食食竟盪鉢在金案上跏趺正身次第入九次第定是時天龍鬼神與蹋洗衣舉

撰述
著空中而暴使乾時彼沙彌收攝衣已便飛在空中還歸所在長者當知最小弟子有此神力況最大者何況如來至真正覺而可及乎是時長者語梵志曰我等可得見此女所事師乎梵志報曰可還問此女是時長者問須摩提女曰吾今欲得見汝所事師能使來不女聞歡喜不能自勝願時辦具飲食明日如來當來至此及比丘僧長者報曰汝今自請吾不解法是時長者女沐浴身體手執香火上高樓上叉手向如來而歎之曰

諸變不可計

皆使立正道

我今復值厄

唯願尊屈神

爾時香如雲

懸在虛空中

徧滿祇洹舍

住在如來前

諸釋虛空中

歡喜而作禮

又見香在前

須摩提所請

雨諸種種華

而不可計量

悉滿祇洹林

如來笑放光

爾時世尊告諸神足比丘大目連大迦葉阿那律乃至均頭沙彌等汝等以神足先往至彼城中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衆僧使人名曰乾茶明日躬負大釜飛在空中往至彼城遶城三匝詣長者家是時均頭沙彌化作五百華樹色若干種皆悉敷茂是時

般特化作五百頭牛。衣毛皆青。在中止坐。往詣彼城。爾時羅雲復化作五百孔雀。色若干種。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迦延那化作五百金翅鳥。極爲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爾時優毗迦葉化作五百龍。皆有七頭。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須菩提化作瑠璃山。入中踰坐。往詣彼城。爾時大迦梅延復化作五百鶴。色皆純白。往詣彼城。是時離越化作五百虎。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阿那律化作五百師子。極爲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大迦葉化作五百疋馬。皆朱尾金銀校飾。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目連化作五百白象。皆有六牙七處。平整金銀校飾。在上坐。往詣彼城。如是瑁神皆遶城三匝。往長者家。是時世尊以知時到。在虛空中去地七仞。阿若拘隣在右。舍利弗在左。阿難在後。而手執拂。千二百弟子前後圍遶。如來在中。及餘諸天帝釋。諸王皆現神變。悉在空中。作唱妓樂。數千萬種。雨衆天華。散如來上。舍衛城內人民皆見如來。在空中去地七仞。皆懷歡喜。不能自勝。是時滿財長者遙見如來相好。猶如金聚。放大光明。以偈問須摩提女。須摩提女復以偈報之。天人梵志皆自歸命。是時六千梵志見如此神變。各相謂言。我等可離此國。更

適他土猶如禽獸各奔所趣是諸梵志聞如來響各
各馳走不得自寧由如來有大威力故不自安是時
世尊還攝神足入城以足蹈門闕上是時天地大動
諸神散華詣長者家就座而坐世尊漸與長者及八
萬四千人民說戒施生天之論訶欲不淨出家爲要
各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皆自歸三寶受持五
戒此須摩提女及八萬四千人皆由久遠迦葉佛所
四事供養一施二愛敬三利人四等利不墮貧家當
來之世亦當復值如此之尊使我莫轉女身得法眼
淨是時城中人民聞哀愍王女作如此誓願人皆隨

喜此願爾時哀愍王者今須達長者是爾時王女者

今須摩提女是爾時國土人民之類者今八萬四千

人是由彼誓願故今值我身聞法得道又智度論云

有梵志名長爪

別經梵云
名勞豆义

是閻浮提大論議師言一

切論可破一切言可壞一切執可轉無有實法可信

可恭敬者舍利弗舅摩訶俱絺羅與姊舍利論議不

如俱絺羅思惟念言非姊力也必懷智人寄言母口

未生乃爾及生長大當如之何思惟是已生憍慢心

爲廣論議故出家作梵志入南天竺國始讀經書諸

人問言汝志何求長爪答言十八種大經盡欲讀之

諸人語言盡汝壽命猶不能知一何況能盡長爪自
念曾作憍慢爲姊所勝今此諸人復見輕辱爲是二
事故自作誓言我不剪爪要讀十八種經書盡人見
爪長因號長爪梵志是人以種種經書譏刺是非破
他論議譬如大力狂象搪揆蹴蹋無能制者如是長
爪梵志摧伏諸論師已還至摩伽陀國王舍城那羅
陀聚落至本生處問人言我姊生子今在何處有人
語言汝姊子者適生八歲讀一切經書盡至年十六
論議勝一切人有釋種道人姓瞿曇與作弟子長爪
聞之卽起憍慢生不信心而作是言如我姊子聰明
如是彼以何術謗誑剃頭作弟子作是語已直向佛
所爾時舍利弗初受戒半月佛邊侍立以扇扇佛長
爪見佛問訊訖一面坐作是念一切論可破一切語
可壞一切執可轉是中何者是諸法實相何者是第
一義譬如大海欲盡其底求之旣久不得一法彼以
何論議而得我姊子作是思惟已而語佛言瞿曇我
一切法不受時佛問長爪汝一切法不受是見受不
佛所質義汝已領之邪見毒熾令出是毒氣言一切
法不受是見汝受不爾時長爪如好馬見鞭顧影覺
畏便著正道長爪梵志旣得佛語鞭影入心卽棄貢

高慚愧低頭如是思惟佛置我兩處負門中若我說
是見我受是負處門麤故衆人所共知云何自言一
切法不受今受是見此現前妄語是麤負處門多人
所知第二負處門細我欲受之以少人知故作是念
已答佛言瞿曇一切法不受是見亦不受佛語梵志
汝不受一切法是見亦不受則無所破與衆人無異
何用自高而生憍慢如是長爪不能答佛自知已墮
負處卽於佛智起恭敬信心自思惟我墮負處世尊
不彰不言是非不以爲意佛心柔軟第一清淨得大
甚淡最可恭敬無過佛者佛爲說法斷其邪見卽於
坐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是時舍利弗聞是語時得
阿羅漢是長爪梵志出家作沙門得阿羅漢又佛說
乳炎佛經云時佛世尊適小中風當須牛乳爾時維
耶離國有梵志名摩耶利爲五萬弟子作師復爲國
王大臣人民所敬遇豪富貪嫉不信佛法但好異道
於是佛告阿難持如來名往到梵志摩耶利家從其
求索牛乳湏來阿難受教著衣持鉢到其門下梵志
摩耶利適與五百上足弟子欲行入宮與王相見時
卽出舍值遇阿難因問言汝朝來早欲何所求阿難
答曰佛世尊身小不安隱使我索乳梵志默然不報

自思惟念我若不持牛乳與謂我慳惜適持乳與諸
餘梵志便復謂我事瞿曇道進退惟宜雖爾當指授
與惡牛自令犖取當使牴殺折辱其道便見捐棄我
還爲人所敬若不得乳明我不惜謀議是已卽告阿
難牛朝已放在彼塹裏汝自往犖摩耶勅兒汝將阿
難示此牛處慎莫爲捉時五百弟子聞師說是悉大
歡喜爾時維摩詰來欲至佛所道經梵志門前因見
阿難卽謂何謂晨朝持鉢住此欲何求索阿難答曰
如來身小中風當須牛乳故使我來維摩詰卽告阿
難莫作是語如來正覺身如金剛衆惡已斷但有諸
善當有何病默然行矣勿得外道誹謗如來無使天
龍神等得聞是聲十方菩薩阿羅漢得聞此言轉輪
聖王尚得自在何況如來阿難勿爲羞慚索乳疾行
慎莫多言阿難聞此大自慚懼聞空中有聲音是阿
難如長者所言但爲如來於五濁世示現度脫一切
三毒之行故時往取乳向者維摩雖有是語莫得羞
慚於是五百梵志聞空中聲卽無狐疑皆大踊躍悉
發無上正真道意爾時摩耶利內外眷屬及聚邑中
合數千人皆隨阿難往觀惡牛阿難卽住牛傍自念
言今我所事師法不得自手犖乳語適竟第二初利

天帝便從天來化作年少梵志被服因住牛傍阿難見之心用歡喜謂言年少梵志請取乳湏卽答阿難我非梵志是天帝釋我聞如來欲得牛乳故來到此阿難言天帝位尊何能近此腥穢之牛帝釋答曰雖我之豪何如如來尊尚不厭倦建立功德何況小天阿難報釋爲我取乳唯願用時釋應曰諾尋卽持器前至牛所時牛靜住不敢復動其來觀者皆驚怪之爾時帝釋而說偈言

今佛小中風 汝與我乳湏 令佛服之瘥
得福無有量 佛尊天人師 常慈心憂念

蝟飛蠕動類 皆欲令度脫

爾時犢母卽爲天帝釋說偈言

此手捫摸我 何一快乃爾 取我兩乳湏
置於後餘者 當持遺我子 朝來未得飲
雖知有福多 作意當平等

於是犢子便爲母說偈言

我從無數劫 今得聞佛聲 卽言持我分
盡用奉上佛 世尊一切師 甚難得再見
我食艸飲水 可自足今日 我作人已來
飲乳甚大久 及在六畜中 亦爾不可數

世間愚癡者 亦甚大衆多 不知佛布施
後因悔無益 我乃前世時 慳貪坐抵突
復隨惡知友 不信佛經戒 使我作牛馬
至于十六劫 今乃值有佛 如病得醫藥
持我所飲乳 盡與滿鉢去 令我後智慧
得道願如佛

時天帝釋卽取乳滿鉢阿難得乳意甚歡喜於是梵
志從邑中來者聞此牛子母所說皆共驚怪此牛弊
惡人不得近今日何故柔善乃爾想是阿難所感發
耳瞿曇弟子尚能如此何況佛德威神變化而我等
不信其教時梵志男女合萬餘人皆悉踊躍遠塵離
垢逮得法眼阿難持乳還至佛所具白所由佛告阿
難實如牛子母所說此牛子母乃眷宿命時曾爲長
者大富饒財復慳不施不信佛戒不知生死常喜出
財外人從舉日月適至喜多責息無有道理旣償錢
畢復謫枉人言其未畢但坐是故墮畜生中十六劫
今聞我名歡喜者何畜生之罪亦當畢是此牛子母
却後命盡七反生兜術天及梵天上七反生世間當
爲豪富家不生惡道所在常當通識宿命當供養諸
佛燒香持經牛母從是因緣最後當值見彌勒佛作

沙門精進不久得羅漢道犢子亦當如是上下二十劫竟當得作佛號曰乳炎牛母之子俱得度脫會中五百長者子悉發無上道意三千八百梵志應時得須陁洹道又佛說心明經云佛遊王舍城靈鳥山與五百比丘四部衆俱往之一縣而行分衛諸天龍神追於上侍到梵志館門外而住佛放大炎普照十方時梵志婦執爨炊飯見炎照身身得安隱解懌無量還顧見佛端正姝好倍加踊躍重自惟忖今得覩佛及衆弟子誠副宿願欲以食饌奉進正覺隱察愚夫不信道德志存邪疑見妾所施必與結恨不得由已當如之何便卽撥飯取汁一勺以用上佛佛以威神鉢中自然有百味食佛時達嚬口歎頌曰

假以馬百疋

金銀校鞍勒

持用惠施人

不如勺飯汁

設以七寶車

載滿諸珍琦

勺飯汁施佛

其福過於彼

若施白象百

明珠纓絡飾

供佛一勺汁

其福超彼上

如轉輪聖王

普賢玉女后

端正無有比

七寶纓絡身

如是之妙類

其數各有百

悉以配施人

不如一勺汁

於是梵志靜住而聽聞佛所歎心懷疑惑前問佛言

一勺飯汁何所直耶而乃稱讚若干寶施而云不如
一勺汁施斯之飯汁不直一錢然乃咨嗟若干億倍
孰當信哉於是世尊尋卽顯露廣長之舌以覆其面
上至梵天告梵志曰吾從無數億百千劫常行至誠
乃獲斯舌寧以妄語能致之乎吾欲問卿至誠答之
曾頗往返舍衛羅閱中路有樹名尼拘類蔭覆人衆
五百乘車乎對曰唯然有之曾所見也世尊又問其
子大小答曰形如芥子佛告梵志卿真兩舌實如芥
子樹何大乎對曰審爾不敢欺也佛又告曰種如芥
子生樹廣大地之生植適無所置所覆彌廣何況如
來無上正覺無量福會普勝者哉大慈弘哀無所不
濟以饌供獻功祚難計梵志默然無以加報佛告阿
難斯婦壽終當轉女像得爲男十生于天上下生爲
人解深妙法卻十三劫當得作佛名曰心明如來梵
志意伏五體投地剋心自責歸命於佛加恩矜攝令
得出家佛卽納受以爲沙門佛講四諦漏盡意解又
涅槃經云爾時十仙外道欲共佛拗試神力阿闍世
王報外道云汝等今者欲以手爪抱須彌山欲以口
齒齧齧金剛諸大士譬如愚人見師子王饑時睡眠
而欲寤之如人以指置毒蛇口如欲以手觸灰覆火

汝等今者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野狐作師子吼猶如蚊子共金翅鳥拗行遲疾如鬼渡海欲盡其底汝等今者亦復如是汝等今者興建是意猶如飛蛾投於火聚汝隨我語不復更說又大莊嚴論時憍尸迦向外道說偈言

外道所爲作

虛妄不真實

猶如小兒戲

聚土作城郭

醉象踐踏之

散壞無遺餘

佛破諸外論

其事亦如是

又百喻經云管有愚人煮黑石蜜有一富人來至其家時此愚人取石蜜漿爲富人煮卽於火上以扇扇之望得便冷傍人語言下不止火扇扇不已云何得冷爾時人衆悉皆嗤笑其猶外道不滅煩惱熾然之火少作苦行臥棘刺上洩糠飲汁斷穀自餓五熱炙身而望清涼寂靜之道終無是處徒爲智者之所怪哂受苦現在殃流來劫又百喻經云管有愚人其婦端正情甚愛重婦無真信後於中間其他交往邪姪心盛欲逐傍夫捨離已壻於是密語一老母言我去之後汝可齋一死婦女屍安著屋中語我夫言云我已死老母於後伺其夫不在之時以一死屍置其家中及其夫還老母語言汝婦已死夫卽往視信是

已婦哀哭懊惱大積薪油燒取其骨以囊盛之晝夜懷挾婦於後時心馱傍夫便還歸家語其夫言我是汝妻夫答之言我婦久死汝是阿誰妄言我婦乃至二三猶故不信如彼外道聞他邪說心生惑著謂爲真實永不可改雖聞正教不信受持又百喻經云管有二估客共行商賈一賣真金其第二者賣兜羅綿有他買真金者燒試之第二估客即便偷他被燒之金裏兜羅綿時金熱故燒綿都盡情事旣露二事俱失如彼外道偷取佛法著已法中妄稱已有非是佛法由是之故燒滅外典不行於世如彼偷金事情都現亦復如是又百喻經云過去之世有一山羗偷王庫物而遠逃走爾時國王遣人四出推尋捕得將至王邊王卽責其所得衣處山羗答言我衣乃是祖父之物王遣著衣實非山羗本所有故不知著之應在手之者著於脚上應在腰者反著頭上王見賊已集諸臣等共詳此事而語之言若是汝之祖父已來所有衣者應當解著云何顛倒用上爲下以下爲上以不解故定知汝衣必是偷得非汝舊物借以爲譬王者如佛寶藏如法愚癡羗者猶如外道窮偷佛語著已法中以爲自有然不解故布置佛法迷亂上下不

知法相如彼山羗得王寶衣不識次第顛倒而著亦復如是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形容端正智慧具足復多錢財舉世人聞無不稱歎時有愚人見其如此便言我兄見後還債言非我兄傍人語言汝是愚人云何須財認他為兄及其還債復言非兄愚人答言我以欲得彼之錢財故認為兄實非是兄人聞此語無不笑之猶彼外道聞佛善語饕竊而用以為已有乃至傍人教使修行不肯修行而作是言為利養故偷取佛說化導眾生成而無實事云何修行猶向愚人為得財故言是我兄及還其債時復言非兄此亦如是頌曰

正邪乖明昧	善惡異相征	大慈降梵志
乘空各變形	六千俱捨執	七眾各休禎
邪徒虛抗志	鑠腹浪求名	身子多才智
陵化照機庭	四辯無不可	六通奮英情
乘權摧異見	伏邪同幽冥	自知螢光劣
徒諍太陽精		

感應緣 略引 六驗

辯聖真偽

邪正相翻

妄傳邪教

妖惑亂衆

道教敬佛

捨邪歸正

辯聖真偽第一

夫邪正交侵禍福繁襍自非極聖焉能開誘是以九十五種宗上界之天尊二十五諦計衆生之冥本皆陳正法咸稱大濟又有魯邦孔氏導禮樂於九州楚國李聃開虛玄於五岳各臣吏於機務並衢分於領域辯御乖張理路沉溺致令惑網覆心莫知投趣末若皇覺無私道濟群有幽顯歸心凡聖稽首譬天無二日國無兩君故天上天下俱唱獨尊三千大千咸稱正覺爲四生之道首作六趣之舟航者也

故史錄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非也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

撰述
孔子深知佛爲大聖也時緣未升故默而識之有機
故舉然未得昌言其且致矣又後漢時史官傅毅開
顯佛化造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
金身丈六項有白炎寤已問諸臣等傅毅對詔有佛
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爲
立佛寺畫壁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
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緘
於蘭臺石室廣如前敬三寶篇述

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測志存開
化蔡愔使達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喻物
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
曰迦毗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
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
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
往也佛雖不往究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
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

傳云漢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
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
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
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與

西僧比較得辯真偽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五岳道士各齎道經置於三壇帝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菝和沉檀香爲炬遶經泣淚啓白天尊乞驗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煨燼五岳道士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大傅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卽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上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卽爲妄也信聞默然不對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徧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臥空中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歎未曾有皆遶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音讚佛功德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有餘人出家四岳諸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四十人出家便立十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已

後廣徧天下傳有五卷略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案吳書明費叔才有感歎故傳爲實錄不虛矣

吳書云孫權赤烏四年有康居國沙門名僧會姓康來到吳國遂感舍利五色光曜天錕之逾堅燒之不然炎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臣主驚嗟歎希有瑞爲立塔寺度人出家又以教法初興名爲建初寺下勅問尚書令闕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旣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與摩騰搃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感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岳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凌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號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事垂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淡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

之若以孔老二教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
 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
 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今見章醮似俗祭神安設酒脯棊琴之事吳
 主大悅以澤為太子太傅

宋文帝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三
 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
 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辯措
 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答
 曰范泰謝靈運常言經典文本在俗為政必求性靈
 真奧豈得不以佛理為指南耶帝曰釋門有卿亦猶
 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
 意佛經卷不釋手

邪正相翻第二

邪惑問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多出自西蕃名號
 無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
 夏之師儒廣致精舍甲第當衢虛費金帛福利焉在
 未若銷像而絕鑄鑄貨泉可以無損毀經以禁繕寫
 廢僧以從編戶竊謂益國利人興家多福也方外對
 曰察斯濫濁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國願受福之
 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

如不及覩速禍之萌抵避之若揆湯國重天地之祈
祈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
從去人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謂福取人
之所謂殃豈是忠臣益國之計非孝子安親之方也
若夫廢宗廟之粢盛加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黻冕
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恨養
親之費饁思廢養之潤屋如此可謂忠孝之道乎夫
三達之智百神無以類其通十力之尊千聖莫足儔
其大萬惑盡矣萬德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
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於輪迴示涅槃於常樂周孔
未足擬議博施廣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棄物
可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聖乎夫體
仁聖之至道者豈爲苟欺之詭言哉靜而思之信逾
堅矣至如立寺功淡於巨海度僧福重乎高嶽法王
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勸若興之者增慶益國不亦
大乎敬之者生善利人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
非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
乎臣無斯慎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
孝子也

邪惑問曰佛法本出於西蕃不應奉之於中國爾方

外對曰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殫生
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
取同俗而捨其異方乎師以道大爲尊無論於彼此
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遐邇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
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絕群之駿非唯中邑之
產曠代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
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
域未可非珍佛出遐方奈何獨棄若藥物出於戎夷
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
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
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淡矣何得局夷夏而計親疎乎
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
在於此方矣

邪惑問曰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尚矣方外對
曰夫天文曆像之祕奧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脉孔穴
之診候針藥符咒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
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焉又
且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
限信矣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
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

後代故棟宇易曾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
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粒食火化之功雖後作而非
弊亦如幼啗藜藿長食梁肉少爲布衣老遇戾服豈
得以藜藿先獲謂勝梁肉之味俟服晚遇不如布衣
之貴乎夫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通化
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乎訃感
脩促乎來乎去也

邪惑問曰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豈堪中夏
爲人師之軌方外對曰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
必憑邪寧興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狸何以降
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
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辭愛榮位求
魑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言又自東漢至
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
力放其士民營魑魅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上古
帝臣冠蓋人倫並稟教而歸依曆心以崇信豈容尊
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真使之然耳明主賢
臣謀其德也凡百君子思其言也大士高僧慕其理
也而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凡聖軌模人天師範理盡
窮微福同真濟何聖能逾何道能加不荷其恩反作

狂言

邪惑問曰夫父母之體不可毀傷何故沙門剃髮去
髭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耶方外對曰若夫事君
親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
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
而避死傷雷同而顧膚髮割股納肝爲傷甚矣剃鬚
落髮其毀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
愛其毛何獨以爲過湯恤烝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敦
兼愛欲摩足而至頂況夫上爲君父淡求福利鬚髮
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
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
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爲飾反經
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可謂至德矣
其何故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
得全乎三讓故太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沙
門捨縉紳之容亦何傷於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
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
家之衆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淡慶其爲忠孝不亦
多乎謂善沙門爲不忠未之信矣

邪惑問曰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瓦塔像

爾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途非獨泥瓦或雕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士女徧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爲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耶親不可忘故爲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若塔廟是泥木之像不可敬者則國廟木主之形亦不可敬耶夫以善過者故亦以惡爲功矣

邪惑問曰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爾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凶悖輒出斯語愚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知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興妲妃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亾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矣佛之爲道慈悲喜捨怨親等護物我俱齊恩德旣弘賢愚慕上假使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羿浞癸辛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弘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無乾溪之歎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延福祚於無窮遏危亾於未兆

邪惑問曰有之爲損無之爲益故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佛法來到多興悖亂爾方外對曰愚戇不思輒出凶誣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寇賊奸宄作士命於臯繇獫狁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愚謂佛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構虛言皆違實錄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亂乎一言之競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爲褒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邪惑問曰天道無親頓成虛闡禍淫福善胡其爽歟因何損替者翻享遐齡崇敬者無終厥壽計應蘊福延慶積惡招殃何乃進退矛盾情狀皎然去取自乖若爲酬對方外對曰道教浮踈詎明三報儒宗握躡但叙一生故仲尼答季路曰生與人事汝尚未知死與鬼神爾焉能事袁宏後漢曰道家者流出於老子以清虛淡泊爲主務善嫉惡爲教畜妻子用符書禍福報應在一生之內此並區中之近唱非象外之遐

談所以荀悅碩疑史遷淡惑至如唐虞上聖乃育朱
均瞽叟下愚是生有舜顏回大賢而夭絕商臣極惡
而胤昌盜跖縱暴而福終夷叔至仁而餓死張湯酷
吏七世垂纓比干正臣一身屠戮如此流例胡可勝
言渠或致疑故常情耳所以我之種覺獨號正徧知
遐唱二生廣敷三報欲使繁疑霧卷夙滯雲披玉牒
周陳金言備顯故經云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苦
有樂報有業現樂有樂報有業現樂有苦報或餘福
未盡惡不即加或宿殃尚存善緣便發如灰覆火豈
得稱無若闇尋聲當知必有且夫善惡無爽狀麟闕
以日虧報應有歸等鯨亾而星現但察感通之分足
明善惡之懲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校譌

第二十二紙七行泉疑當作帛

音釋

阿那邠邸梵語也此云無依團施閩越逼切湏勇

切乳音構取擗音門掬訖嶽切齧仕革切

藪子智切饕音叨詬音鄙維歷各切煨煨烏回

熸徐刃切婕婕即涉切好好羊諸鑄子全切磳黎都

支那 去危未木卷六 三

切 泥

食角切

汭

儒稅切 水

宄

音軌 在外曰宄

獫狁

獫狁 獫狁 獫狁

獫狁

獫狁 獫狁 獫狁

狁余準切 獫狁

常熟居士嚴濟施贊刻此

法苑珠林第六十八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江寧何秀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真

州王國英書

江寧何秀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